
实践的人与人的实践—— 浅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 方式与人的二元张力结构 之间的关系

实践造就具体的人

人的本质与人的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正是实践造就了具体的人，人只有通过实践才成其为人，才表现为人。

人是从动物界演化而来的，但人超越动物界之处，即在于人有“合目的性”的能动性，能够通过对象作“价值判断”而指引自身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人是事实存在与价值存在的合二为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动态平衡。但是，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离开他所处的关系，他就是完全抽象的。二元张力结构作为人的本质，其存在恰恰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彰显出来的。实践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建构对象性的关系，使人成为对象性存在，而也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二元张力结构被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人的

本质内在表现为事实存在与价值存在的合二为一，外在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之和”，即人的本质并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段论述完美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即从人所处的关系中去分析人，去分析人的意识，而不是相反。

在目前我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与公共舆论领域，还时常能见到非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方式理论的存在，比如抽象人性论、文化决定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等。秉持着“抽象人性论”的学者纠结于“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恶”，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整套社会理论，殊不知，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时刻刻在动态变化的，不立足于人与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去纠结“本善”还是“本恶”，无异于舍近求远、缘木求鱼。而文化决定论则强调，个体完全由他所属文化来决定，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不同，也必将导致发展路径的不同，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一统的强调使得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诚然，文化的影响力潜移默化而又影响深远，但其并不是最本质的深层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非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决定的，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时有失灵、国际环境险象丛生、共同富裕福利调控等因素呼唤一个较强的中央政府而造成的。亨廷顿等学者坚持的“文明冲突论”，则片面地将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冲突归结为西方新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忽视了这些国家在全球化国际大生产中的分工不同，在中心-边缘国家依附秩序中地位不同，产生的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多地是经济体间的冲突。

这些理论不仅仅在理论上是非实践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在结果上也是形而上的、是“反动”的。这些理论聚焦于虚无缥缈的抽象的“人性”“文化”“文明”，却忽视了对现实的世界进行具象的分析，也就弱化了对改革生产关系进行实践的能动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若是被抽象人性论蒙蔽了双眼，则势必会陷入到对“好资本家”“坏资本家”的无聊争论中；而若是笃信于“文化决定论”“文明冲突论”，则可能会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会沦为一句空谈。因此，宣扬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造就人的二元张力本质上的决定性关系，在各派思想纷争的当下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实的人具象化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总原则，但是，倘若离开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论就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活动，而沦落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幻化成了一种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绝对精神，而这种抽象的“实践理论”也往往会催生出“机械唯物论”等荒谬的理论，而类似理论恰恰从基础上消解了唯物史观的实践性。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抱有这种史观的人们惯常的论调是“即使事件A不发生，（类似的）事件B也一定会发生”，“即使人物A没有出现，人物B也一定会干类似的事情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这种史观的荒谬性不言自明，甚至与神秘主义的宿命论暗通款曲。历史的规律性只有在较大的时间尺度上才体现其必然性，所谓“长波效应”，否则就无异于一种历史神学。

在作历史分析时，很多人往往会在其中夹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决定意识”“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等话语，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理论形式上正确的大而无当的空话。不伏下身去具体而深入地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的实践理论必然是神秘而空洞的，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过是复活了的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很多领域，人们使用的“实践理论”正是起到了抽象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而我们应该做的，则是用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和人的关系去具象化实践理论。而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去理解社会结构、把握历史规律，去分析现实世界中具体的人的活动，去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改造世界”，而不是像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陷于抽象的理论和思辨，困于考据马克思的教条与经文。

资本强势的社会主义与人在社会中的实践

正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对象性存在在他所处的关系中被完全地彰显中来了。而作为人类关系的集合，人类社会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张力与平衡。如果我们将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归结为资本强势的社会主义的话，资本由于其“文明面”与其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表现出某种“合规律性”，而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则是为了解决“人的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的种种问题，从而表现出合目的性。

正如黑格尔所言，市场经济是精神的物质世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虽不是自然却形似自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出的“没有幸福的快乐、没有道德的荣誉、没有理性的智慧”等，则更加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自然性”特征。在这种社会中，人劳动的成果被异化，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越贫穷，人反而受人的造物所奴役，然而这种经济规律是自发的、是“合规律的”。然而，正是因为人在合规律性之外仍有合目的性，人具有超越性与能动性，面对这种悖论性贫穷与自然性的剥削，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这并非是幼稚的道德家温情脉脉的眼泪使然，而是人价值存在本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运动是人解放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得到宣扬的结果，也将带来人的更大解放。人的价值存在意味着，人可以选择，选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面对尖锐的矛盾所带来的多种问题，能够率先站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这种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担，则落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浸润最深，“价值存在”最为彰显的当代无产阶级肩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这一点在实践发扬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呼唤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格外的体现。资本主义由于其悖论性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由于发扬人的本质故必然实现也体现于此。